

金庸著名人物传记系列之一



武
俠
精
品

西毒 歐陽鋒 大傳

老毒物歐陽鋒的哲學：
—— 男人應與快樂為伍！
—— 大丈夫理應溫玉在懷，
—— 出手殺人，快意人生！
—— 風吹浮萍，不撼大樹！

下

西孝欧阳锋火传

查良居士 著

(下册)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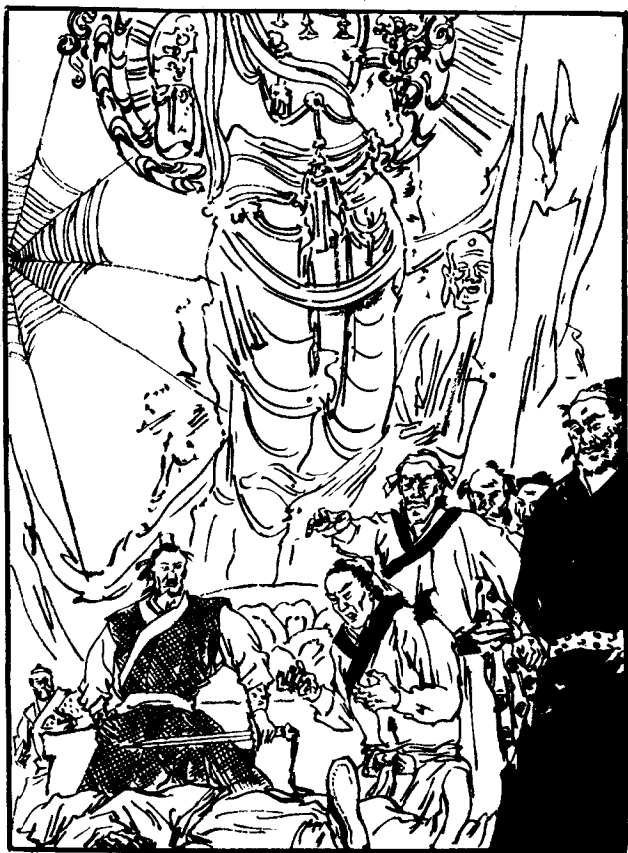
……香气飘逸，扑鼻而来。三人虽是饥肠辘辘，却没有一个人敢吃这鸡。三人都在心里揣摩：“这三只鸡，哪一只鸡没毒？这鸡身上又哪一块没毒？”



诸葛征道：“人肉是甚么滋味儿，我怎么不知道？我得尝一尝……”他便在小师叔身上切了一片薄肉，放在火上滋滋烧，然后放入嘴里，说道：“好吃好吃！欧阳锋，你吃不吃？”



欧阳锋此时甚是得意，他是一个男人，男人时时要与欢乐为伍。他看着这九个女人，九个女人都是很有本事，她们让欧阳锋忘了自己……



袁千仞跪在地上，向师父叩头，又仰天长笑，神情极是悲愤，他泪流满面，说道：“师父，师父，你传我邦主之位，帮众却要杀我，你说我怎生是好？”



欧阳锋长声一啸，如龙吟大泽……铁掌帮众人抱了必死之心，人人都是静静坐在地上，盯着欧阳锋。他们一十二人都是运足内力，一十二双手如墙，立在欧阳锋眼前……



慕容箏用手抚着欧阳锋的脸，轻声道：“你别告诉克儿，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你这一生，只叫他侄儿，好不好？”

目 录

第 一 回	桃花岛主	(1)
第 二 回	蛮荒少年	(21)
第 三 回	大内御厨	(48)
第 四 回	皇宫风波	(66)
第 五 回	生死关头	(88)
第 六 回	白陀山君	(109)
第 七 回	少女孤男	(127)
第 八 回	毒杖邪功	(146)
第 九 回	冰洞女人	(165)
第 十 回	兄弟情深	(185)

第十一回	白面罗煞	(203)
第十二回	中原寻经	(222)
第十三回	铁掌降龙	(241)
第十四回	北疆之行	(260)
第十五回	百炼魔心	(280)
第十六回	蛤蟆神技	(299)
第十七回	相煎太急	(319)
第十八回	兄弟阋墙	(338)
第十九回	出手杀人	(358)
第二十回	终南山上	(377)
第二十一回	亲仇难释	(396)
第二十二回	死生同心	(415)
第二十三回	中原之战	(434)

第二十四回	奇功过人	(453)
第二十五回	黄雀在后	(476)
第二十六回	大漠风云	(503)
第二十七回	智计夺人	(524)
第二十八回	叔嫂奸情	(544)
第二十九回	大漠雄主	(565)
第三十回	恶恶相报	(585)
第三十一回	师父遗愿	(606)
第三十二回	血泪情恨	(625)
第三十三回	生死绝情	(643)
第三十四回	大红蜡烛	(661)
第三十五回	浴血婴儿	(679)
第三十六回	西域暴君	(697)
后 记		(715)

全真教的疗伤丹药来，劝苏叫化子服下。苏叫化子又瞪眼叫道：“你这些全真教的狗杂毛，老叫化子死不了，不吃甚么药！”叫罢，竟然又呕出几口血来。洪七公向马钰、丘处机说道：“叫化子骨头贱，那一天不挨人一顿老拳？身子骨哪有这等娇贵……”马钰与丘处机一时脸羞，药拿在手里，竟是递也不是，收也不是，尴尬之极。

他二人看见洪七公扶着苏叫化子，就心道：你不过是丐帮帮主的弟子，再怎么功夫高强，也不会胜我许多。我要让你师徒再受一点儿小小羞辱，以搏一笑。心下想到，就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一齐发动，全身凝聚内力，向洪七攻去。

这却看不出来，手不举，脚不动，只凭内力逼人。马钰、丘处机用了十分气力也只是想把洪七师徒二人逼倒，也好惩戒洪七与苏叫化子。他二人一用力，王重阳便当场看出，他吼了一声：“马钰，你二人休得无礼！”他想抢身而出，护持马钰与丘处机，但已是晚了，只见马钰、丘处机二人内力逼出，如撞铜墙，一阵大力逼回，把二人逼得生生退出十几步，两人趑趄趑趄，险些跌倒。再回头看，原来是洪七护在苏叫化子面前。

马钰、丘处机两人虽是王重阳的弟子，但两人年纪也都同王重阳相若，他们一向也是自负全真教为天下大教，师父王重阳也是天下英雄，就也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且也是年青气盛，见苏叫化子、洪七对王重阳颇有微词，才想出手让洪七与苏叫化子难堪。不料一出手，反是自家受辱，当下他二人也是脸红发烧，心里极不是滋味。

王重阳心下嗟叹：我全真教虽是人才不少，但没有与洪七

这样年相若，功力深湛的高手。马钰、丘处机都是看不明白，这个洪七此时已是与黄药师、段皇爷都相差无几，武功修为就是与我也差不许多，你二人却想与他较量，岂不是自找烦恼？

众人也都装作不见，一个个都是向苏叫化子问候，都是武学大家，都有自家丹药在身，都想医苏叫化子，但苏叫化子只是看着段皇爷，接过段皇爷手里的一阳丹，把它吞了下去。却知道段皇爷宅心仁厚，就也不说谢，只是轻轻咳着，一时也是好了许多。

众人都说要来一次华山论剑，这是武林盛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武学俊彦会来华山，那样岂不更是热闹？

当下说定，五年后的中秋佳节，就在华山之巅聚首，让天下武林中的人都来看看，到底是谁能做得了武林第一人。

众人说时，都是意遣兴发，一个个眉飞色舞，说得忘了疲倦，也忘了时辰，不觉间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一团红日雾朦带雨，从东边升将出来，让大家都是心神一爽。王重阳正想筵请诸位到他的重阳宫里一叙，却见到外面的全真教的人都是大哗，原来有一个人正在左奔右突，想冲进这阵中来。

王重阳喝道：“是谁？”

那人不讲话，只是奔突如故，一直冲到了王重阳与黄药师段皇爷、苏叫化子与洪七的面前。

这是一个女孩儿，一个小丫头打扮的女孩儿，她眉尖带蹙，向几人扫了一眼，就急急地问：“哪一个王重阳？”

王重阳说道：“你是甚么人，找我做甚么？”

這女孩子說道：“王重陽，你就是王重陽么？”王重陽看她，却是一個小小孩兒，說話竟然純稚天真，不諳江湖禮數，就心下一笑，說道：“你找我来，却有甚么事？”

女孩兒突然泪流滿面，哽咽道：“我師父她……她……”

誰知道她師父是誰，又有誰知道她想做甚么？眾人都是納悶，見她只有十一二歲模樣，出語不成，便先是哽咽，心下老大疑惑。

只有王重陽的臉色變了，他盯着這女孩兒，說道：“你說甚么？”

這女人說道：“我師父她……她病故了。”

王重陽大喊道：“不對，不對，我剛剛還看到了她，我剛剛還看到了她，她告訴我她新創了一種劍法，就叫做《玉女心經》，她還比划了给我看，她怎麼會，她怎麼會……？”

王重陽看着這小小女孩兒，心里萬千滋味兒，不知從何說起，他眼前却浮出林朝英那嬌美面容，他喃喃道：“朝英，朝英，就算你的《玉女心經》不比我重陽劍法更好，有甚么要緊？你又何必那麼痴迷，雙何必那麼認真，‘人生一世，貴在知心，你若知心，便當知我，我心實苦，却又對誰去說？’”

王重陽說時，竟然忘情，他對這女孩兒道：“你師父……她都说些甚么？”小女孩兒恨恨看他，心道：這王重陽却是個甚么好东西了，師父死時，竟然一句句念叨他，直念得泪水長流，愁思入骨。却也奇怪，師父平日，只是告誡我，男人都不是至情至性，多半都是見異思遷的人，如讓他們看中了誰，就甜言蜜語，對你親親熱熱，好是关切。待得他忘了你時，你呼他不應，

你喊他不灵，恰如一只被遗弃的狗，他连看也不愿意看你。女人一生，如被男人如此看中，岂不是大大不幸？她在活死人墓里，天天听师父这一教训，自然知道世上男人大都薄幸，如果身为女人，这一生对男人也该是只有仇视，没有亲情了。

她此时看着王重阳，看他如雷轰顶，大是哀恸，就心里也是一酸，心道：师父，这王重阳也许是一个真男人。看他此时，竟是如此哀毁，必是心中最是悲痛，看来师父是怪罪错他了。

王重阳泪眼婆娑，问她道：“你师父临死之前，却是说些甚么，劳你告我？”

女孩儿看他，心下犹豫，师父死时，却是嘱她两事，这两事都是她今后做人处，也确是都是关乎王重阳。可她虽是一个不谙事故的女孩儿，但也情知王重阳是武林大侠，众望所归，轻易也难以当面羞辱于他。她不想说，但王重阳又在追问，她只好说道：“我师父说，让我……”说话时，女孩儿声音哽咽，泪水长流，竟然啜泣不能出声，“我师父说，让我用一面白色丝巾把她脸面蒙住，还教我不让你看她。”说罢，悲声大起，竟不管不顾，蹲下身子去了。

王重阳不知道林朝英一生自负，她把王重阳从活死人墓里赶出，就自家去到那活死人墓里居住，她与这拣来的女孩儿相依为伴。在活死人墓里悄悄静静，想度此一生。谁知天不假年，让她早早病逝。林朝英这心思，却是不想让王重阳看她死时模样。因是她花容月貌，最怕王重阳看她死时面容，就记下一个死人容颜。但王重阳却不是如此思想，他心道：朝英今日与我一诀，我是亏负她甚多。就在今日，她也是有话，要对我说，就

提出那《玉女心经》来，说是能胜得我全真教剑法。我哪里知她已是病入膏肓，是来与我一声诀别的？如果知她如此，我就让她《玉女心经》把我的全真剑法杀得一无是处，又有甚么？谁知她一气之下，又复回去，她这最后之时，定是有话要对我说，她心里有些甚么话，想我也是大致清楚，如今她已是先逝，从此重阳在这人世，再无知音可谏，再无衷曲可诉了。

王重阳说道：“你师父又告你些甚么？”

女孩儿迟疑，却不敢说。

原来林朝英在弥留之际，对她说道：“你是我拣来一条性命的，我要你从此不再走出古墓，遵守我这玉女门派之规，只要没有男人真心肯为你死，你就此生不得出这古墓。你愿也不愿？”她当下答应。

林朝英又道：“我这里有一个小小包儿，你去把它拿来。”

女孩儿就从那千年寒玉床上，抽出一卷小小卷轴，把它递与师父。林朝英却不能用手去接，只是示意女孩扶她起来，坐在寒玉床上，她轻轻道：“把它打开！”

女孩儿把这画轴打开，就见一个年青俊昂的道士，神色肃然站着，双眼看着她与师父。林朝英让女孩儿把画放在眼前，看着画上人物，喃喃说道：“人生乐趣无数，人生欢乐无数，羽衣道冠，却又怎么好了？”这女孩儿在一边看着，心道：这是师父画的，真没想到，师父竟然有这样一手好丹青。看这画上人物，却象是那个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他总是来找师父，师父与他在一起，也总是口角争斗，要不就是两剑交手，剑招犀利；要不就是两人斗嘴，各不相让。这人定是师父的仇敌。可师父怎

么看着这个臭道人的像，泪水也叭叭掉落下来？莫非师父又是不恨他了？

女孩儿自小被师父抱来，养在古墓，就不谙人间情事，不知人之情爱，也是爱爱恨恨，生生死死，难说它，不说它，想说它，怕说它……她看着师父，把师父扶了起来，却见林朝英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来，轻轻去抚画上的泪痕，她小心翼翼把那泪水摸在了王重阳的脸上，眼里看着，嘴里说着，就道：“不知你威风一世，大侠倜傥，会哭不会？”说罢苦笑，分明不相信王重阳会一掬情泪。

林朝英呆看了这画儿半晌，就吩咐女孩儿：“把它挂起来。”

女孩儿就把这一张画儿挂了起来。林朝英说道：“我要死去，你听我一句，从此之后，不要让天下的臭男人进我古墓。你过去，对那画像吐上两口……”

女孩儿见林朝英已是奄奄一息，却仍在挣扎，要她如此，必是大有深意，就过去，对着王重阳的画像，狠狠地吐他两口，吐过之后，心下仍是恨恨不已：“你要我师父哭，我一辈子也不饶你！”

此时，王重阳一与女孩儿说起林朝英，就让女孩儿大是悲恸，她流泪，方才知道她再也没了师父，从此在古墓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王重阳很想细细问她，问问林朝英究竟是怎样死的，他恨不能也一死了之，随着知心之人命赴黄泉。但他还不糊涂，忽地想起了他是全真教教主，眼下的众弟子都在场，而且有这么些天下绝顶高手在此，他怎么能同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一样，哭